

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李自成

姚雪垠◎著

俞汝捷◎精补

① 天寒霜雪繁

长江文艺出版社

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李自成

I 247

15-176-1

姚雪垠◎著

俞汝捷◎精补

天寒霜雪繁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自成:全4册 / 姚雪垠著;俞汝捷精补.--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3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ISBN 978-7-5354-8374-4

I. ①李… II. ①姚… ②俞…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3243号

出品人:刘学明

责任编辑:田敦国 黄柳依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30毫米×1060毫米 1/16 印张:156.625 插页:4页

版次: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2607千字

全套定价:22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崇祯十一年十月，北京又一次戒严。面临着入塞清兵的威胁，以杨嗣昌为代表的主和派同以卢象升为代表的主战派之间发生尖锐冲突；而崇祯所面对的复杂形势和他的态度、性格也由此清晰地显示出来。

同年冬天，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潼关南原陷入洪承畴、孙传庭预设的包围圈。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李自成不屈不挠，处死了前来劝降的叛徒；经过殊死战斗，妻女俱失，身边只剩下十八个人，等于全军覆没。但他虽败不馁，潜入商洛山中，依靠百姓，惨淡经营；又亲往谷城动员张献忠重新起义。

另路突围的高夫人并未被明军消灭，而是向东退到了豫西的嵕函山中。经过一些周折，两支队伍取得了联系。

十一月中旬，事事受杨嗣昌、高起潜掣肘的卢象升，在没有援兵、没有粮草的不利条件下，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同兵力数倍于自身的清兵的血战中壮烈捐躯。

崇祯十二年端阳节后，按照原先的承诺，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李自成不顾部队中瘟疫流行、十分之四的义军都已病倒的情势，也公开打出“闯”字大旗。这样就引来了官军的“围剿”。幸而高夫人率部前来会师，曾经离去的郝摇旗也回到了商洛山中。

六月上旬，正当更多的将士包括李自成本人都染上瘟疫时，郑崇俭、丁启睿在崇祯严旨切责下，调兵前来“剿贼”。第一次郑、丁主力中了农民军埋伏，仓惶败退，他们于七月中旬重新调集大军，分数路前来进攻。由于驻守石门谷的杆子人马极不稳定，宋家寨的土豪又同官军暗中勾结，遂使本来兵力不足的农民军形势更加严峻。李自成、刘宗敏、高夫人等在极其险恶的境遇中表现了巨大的斗争勇气和杰出的军事才能。他们内平叛乱，外歼明军，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

此前，举人牛金星曾被尚炯从北京邀来商洛山中与李自成一晤，却在回河南搬取家眷时被捕。李自成在获知他已被判死刑后，立即派刘体纯前往营救。九月中旬，扮成打拳卖膏药者的刘体纯在开封找到了牛的知交宋献策。后者正为营救牛而奔走尽力，并从杞县公子李信处筹得了所需款项。

同月，心情焦灼的崇祯派杨嗣昌出京督师。杨一路风尘抵达襄阳，立即进行军事部署。三个多月后，受命专“剿”张献忠的左良玉在玛瑙山袭营成功，却因受了张献忠的贿赂而从此按兵不动。

目

录



北京在戒严中.....	001
潼关南原大战.....	039
义送摇旗.....	155
谷城会晤.....	181
崤函疑兵.....	232
卢象升之死.....	256
商洛潜伏.....	281
从北京到商洛.....	308
张献忠谷城起义.....	359
夫妻会师.....	371
北京的忧郁.....	389
商洛壮歌.....	400
汴梁秋色.....	559
杨嗣昌出京督师.....	587
张献忠与左良玉.....	627

北京在戒严中

第

一

章



崇祯十一年^①十月初三晚上,约莫一更时分,北京城里已经静街,显得特别的阴森和凄凉。重要的街道口都站着兵丁,盘查偶尔过往的行人。家家户户的大门外都挂着红色或白色的纸灯笼,在房檐下摇摇摆摆。微弱的灯光下,可以看见各街口的墙壁上贴着大张的、用木版印刷的戒严布告。在又窄又长的街道和胡同里,时常有更夫提着灯笼,敲着破铜锣或梆子,瑟缩的影子出现一下,又向黑暗中消逝;那缓慢的、无精打采的锣声或梆子声也在风声里逐渐远去。

城头上非常寂静,每隔不远有一盏灯笼,由于清兵已过了通州的运河西岸,所以东直门和朝阳门那方面特别吃紧,城头上的灯笼也比较稠密。城外有多处火光,天空映成了一片紫色。从远远的东方,不时地传过来隆隆炮声,但是城里居民得不到战事的真实消息,不知道这是官兵还是清兵放的大炮。

从崇祯登极以来,十一年中,清兵已经四次入塞,三次直逼北京城下。所以尽管东城外炮声隆隆,火光冲天,但深宅大院中仍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那些离皇城较近的府第中,为着怕万一被宫中听见,在歌舞侑酒时不用锣鼓,甚至不用丝竹,只让歌妓用紫檀或象牙拍板轻轻地点着板眼,婉转低唱,有时歌声细得像一丝头发,似有似无,袅袅不断,在彩绘精致的屋梁上盘

① 崇祯十一年——即公元1638年。本书内所有的年月日都使用皇帝年号和阴历。

旋。主人和客人停杯在手，脚尖儿在地上轻轻点着，注目静听，几乎连呼吸也停顿下来。他们很少留意城外的炮声和火光，更没人去想一想应该向朝廷献一个什么计策，倒是那些住宿在太庙后院古柏树上和煤山松树上的仙鹤，被炮声惊得时不时成群飞起，在紫禁城和东城的上空盘旋，发出凄凉叫声。

北京城里的灾民和乞丐本来就多，两天来又从通州和东郊逃进来十几万人，没处收容，有很多人睡在街两旁的屋檐底下，挤做一堆。他们在刺骨的寒风中颤抖着，呻吟着，抱怨着，叹息着。女人们小声地呼着老天爷，哀哀哭泣。孩子们在母亲的怀抱里缩做一团，哭着喊冷叫饿，一声声撕裂着大人的心。从上月二十四日戒严以来，每天都有上百的难民死亡，多的竟达到二三百人。虽然五城都设有粥厂放赈，但死亡率愈来愈高。

今天晚上，崇祯皇帝是在承乾宫同他最宠爱的田妃一起用膳。他名叫朱由检，是万历皇帝的孙子、天启皇帝的弟弟。虽然他还不到二十八岁，但小眼角已经有了几道深深的鱼尾纹，眼窝也有些发暗，两颊在几盏宫灯下显得苍白而憔悴。他祖父和哥哥做皇帝时，都是整年不上朝，把一切国家大事交给亲信的太监们去处理。到了他继承大统，力矫此弊，事必躬亲。偏偏这些年他越是想“励精图治”，越显得是枉抛心力，一事无成，只见全国局势一天乱似一天，每天送进宫来的各样文书像雪花一般落上御案。为着文书太多，他采取了宋朝用过的办法，叫通政司收到文书时用黄纸把事由写出，贴在前边，叫做引黄，再用黄纸把内容摘要写出，贴在后边，叫作贴黄。这样，他可以先看看引黄和贴黄，不太重要的就不必详阅全文，可是紧急军情密奏和塘报^①，随到随送进宫来，照例没有引黄，更没有贴黄。所以尽管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仍然每天有处理不完的文书，睡觉经常在三更以后，也有时通宵不眠。

有时他觉得实在疲倦，就叫秉笔太监把奏疏和塘报读给他听，替他拟旨，但是他对太监们也不能完全放心，时常疑心他们同廷臣暗中勾搭，把他蒙在鼓里，于是他稍微休息一下，仍旧挣扎精神，亲自批阅文书，亲自拟旨。在明代，有些重要上谕的稿子由内阁辅臣代拟，叫作票拟。崇祯对辅臣们的票拟总是不很满意，自己不得不用朱笔修改字句。今天下午他本来就心情烦闷，偏偏事有凑巧，他在一位阁臣的票拟中看见了一个笑话：竟然把别人奏疏中的“何况”二字当做了人名。他除用朱笔改正之外，又加了一个眉批，把这位由翰林院出身的、素称“饱学之士”的阁臣严厉地训斥一顿。这件事情，在同田妃一起

^① 塘报——明代兵部在各省设提塘官，专管军事情报，又在各府县设塘马，负责打探军情和传送军情报告。所以关于军情的报告就叫做塘报。

吃晚饭时不由得又想了起来,使他的十分沉重的心头更增加了不愉快。

饭后,田妃为要给皇上解闷,把她画的一册《群芳图》呈给他看。这是二十四幅工笔花卉,崇祯平日十分称赏,特意叫御用监^①用名贵的黄色锦缎装裱成册。他随便翻了一下,看见每幅册页上除原有的“承乾宫印”的阳文朱印之外,又盖了一个“南熏秘玩”^②的阴文朱印,更加古雅。他早就答应过要在每幅画页上题一首诗,田妃也为他的许诺跪下去谢过恩,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他一直没有时间,也缺乏题诗的兴致。他一边心不在焉地浏览画册,一边向旁边侍立的一个太监问:

“高起潜来了么?”

“皇爷说在文华殿召见他,他已经在那里恭候圣驾。”

“杨嗣昌还没有到?”

“他正在齐化门^③一带城上巡视,已经派人去召他进宫,马上就到。”

他把画册交还田妃,从旁边一张紫檀木茶几上端起一只碧玉杯,喝了一口热茶,轻轻地嘘口闷气。整个承乾宫,从田妃到宫女和太监们,都提心吊胆,连大气儿也不敢出。田妃多么想知道城外的战事情形,然而她绝不敢向皇帝问一个字。不要说她是妃子,就是皇后,也严禁对国事说一句话。这是规矩,也叫作“祖宗家法”,而崇祯对这一点更为重视。他愁眉不展地喝过几口茶,把杯子放回茶几上,烦躁而又威严地低声说:

“起驾!”

当皇帝乘辇到文华门外时,高起潜跪在汉白玉甬道一旁,用尖尖的嗓音像唱一般地说:

“奴婢高起潜接驾!”

崇祯没有理他,下了辇,穿过前殿,一直走进文华后殿东头一间,在一把铺着黄垫子的雕龙靠椅上坐下。高起潜跟了进来,重新跪下去,行了一拜三叩头的常朝礼。如果是一般太监,一天到晚在皇帝左右侍候,当然用不着这样多的礼节,但他现在是皇帝特派的总监军,监督天下勤王兵对清兵作战。

“今天的消息如何?”崇祯问,“炮声好像又近了。”

高起潜跪着回答:“东虏^④兵势甚锐,今天已经过了通州,看情形会进犯京师。”

① 御用监——明朝宫中内官分十二个衙门,御用监是其中之一。

② 南熏秘玩——宫中有一个南熏殿,专藏名贵的书画。

③ 齐化门——朝阳门在元朝叫作齐化门,明朝人还常常习惯地叫它的旧名。

④ 东虏——明朝因满洲在北京城东北,称之为东虏,含有轻蔑的意思。书中人物对话中的“满鞑子”、“鞑虏”等,都是当时人对满族侮辱性的称呼。

有片刻工夫，崇祯默不作声。为保持自尊心，他不肯直接提出来他急于要知道的那个问题。

“昌平要紧，”他慢吞吞地说，“那是祖宗的陵寝所在，务必好生防守。”

“请皇爷放心。卢象升的宣、大^①、山西军队已经有一部分增援昌平。依奴婢看，昌平是不要紧了。”

又沉默一阵。崇祯从一位宫女手里接过来一杯茶，淡淡的茶香沁人心脾。他用嘴唇轻轻地咂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端详着这只天青色宣窑暗龙杯。高起潜完全明白皇上的心思，但是他等着皇上自己先提起来那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免得日后皇上的主意一变，自己会吃罪不起。站在旁边侍候的几个宫女和太监偷偷地打量着皇上的面部表情和细微动作。当皇上的眼睛刚刚离开茶杯时，一位宫女立刻走前一步，用双手捧着一个堆漆泥金盘子把茶杯接过来，小心地走了出去，其余的宫女和太监也都在一两秒钟之内蹑着脚退了出去。

现在文华殿里只剩下皇上和高起潜两个人了。崇祯站起来，在暖阁里来回踱了片刻，然后用沉重的低声说：

“高起潜，朕叫你总监天下勤王兵马，这担子不轻啊。你可得小心办事，驱逐鞑虏，保卫京师，万不可辜负朕意。”

高起潜很明白皇上只是希望他“小心办事”，并不要求他勇猛作战，而他自己也确实很怕清兵，然而他用慷慨的声调回答说：

“奴婢甘愿赴汤蹈火，战死沙场，决不辜负皇爷多年来豢养之恩。”

崇祯点点头，在龙椅上坐下去，小声说：

“起来吧！”

高起潜又叩了一个头，然后从地上站起来，等候皇上同他谈那个机密问题。就在这时候，在明亮的宫灯下边，我们才看清楚高起潜是一个身材魁梧、没有胡须的中年人，虽然他已经四十多岁，但由于保养得好，面皮红润，看起来只像三十出头年纪。同崇祯皇帝苍白、疲倦和忧郁的面容相比较，完全是两种情形。

“勤王兵马虽然到了几万，”崇祯突然把谈话转入正题，“但我们既要安内，又要攘外，二者不可得兼。历年用兵，国家元气损伤很大，如无必胜把握，还是以持满不发为上策。你是总监军，总要相机进止，不可浪战。”他把“浪战”两个字说得慢一些，响一些，生怕高起潜不够注意，然后停顿片刻，接着说，“与其将这几万人马孤注一掷，不如留下来这一点家当，日后还有用处。”

^① 宣、大——明朝边防上的一个军区，辖宣化和大同两巡抚，军区司令官称为总督，驻阳和。卢象升兼管山西军区，所以山西军队也归他指挥。

高起潜赶快跪下说：“皇上圣虑深远，说得极是。奴婢一定相机进止，不敢浪战。”

“使将士以弱敌强，暴骨沙场，不唯有损国家元气，朕心亦殊不忍。”崇祯用不胜悲悯的口气把话说完，向高起潜的脸上扫了一眼，好像在问“你明白么？”

高起潜深知皇上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关于那个问题只能点到这里，以下的话必须由他揭开，于是赶快放低声音说：

“皇上是尧舜之君，仁德被于草木，爱将士犹如赤子。以今日形势而言，既要内剿流贼，又要外抗东虏，兵力财力两困，都不好办。如果议和可以成功……”

“外边有何意见？”崇祯赶快问，没等他把话说完。

“外边似乎没有人知道此事。”高起潜毫不迟疑地撒谎说。其实由皇帝和兵部尚书杨嗣昌秘密主持向满洲试图议和的消息不但朝廷上文武百官都已经知道，连满城百姓也都在纷纷谈论，而且不但老百姓很不同意，连文武百官中也有很多人表示反对，只是他们没有抓到证据，不敢贸然上疏力争。听了高起潜的回答，崇祯有点放心了，小声嘱咐说：“这事要让杨嗣昌迅速进行，切不可使外廷百官知道，致密议未成，先遭物议。”

“奴婢知道。”

“对东虏要抚，一定得抚！”皇帝用坚决的口气说，故意用个“抚”字^①，以掩饰向满洲求和的实际，也不失他大皇帝的无上崇高的身份。“倘若抚事可成，”他接着说，“国家无东顾之忧，即可抽调关宁铁骑^②与宣大劲旅，全力剿贼，克期荡平内乱。卢象升今夜可到？”

“是，今夜可到。”

“要嘱咐他务须持重，不可轻战。”

“奴婢领旨。”

一个年轻长随太监手提一盏宫灯进来，弓着身子奏道：

“启奏皇爷，兵部尚书杨嗣昌已到。”

“叫他进来。”崇祯说，向高起潜挥一下手。高起潜马上叩了一个头，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

① 抚——意思是招抚、招安。

② 关宁铁骑——明末最精锐的边防军，驻扎在山海关和宁远一带，以骑兵为主，故称为关宁铁骑。关宁和冀东是一个军区，军区长官称“蓟辽总督”。

杨嗣昌是一个将近五十岁的人,中等身材,两鬓和胡须依然乌黑,双眼炯炯有神,给人一种精明强干的印象。当他在文华门内西值房听到传旨叫他进去的时候,他习惯地把衣帽整了一下,走出值房。他正要小心地向里走去,恰好高起潜走了出来。他赶快抢前一步,拱一拱手,小声问:

“高公公,皇上的意思如何?”

高起潜凑近他的耳朵咕哝说:“我看皇上满心急着要和,就是怕他自己落一个向敌求和的名儿,尤其怕外廷议论。杨阁老^①,你千万不要对皇上说外边已经在纷纷议论。”

杨嗣昌点点头,同高起潜互相一拱手,随着那个年轻太监往里走去。

当一个宫女揭起黄缎门帘以后,杨嗣昌弯了腰,脚步更轻,恭恭敬敬地走进了文华后殿。另一个宫女揭起暖阁的黄缎门帘。他的腰弯得更低,快步进内,说了声:“臣杨嗣昌见驾!”随即跪下去给皇上叩头。虽然崇祯对他很信任,处处眷顾他,北京和南京^②有许多朝臣弹劾他,都受到皇帝的申斥和治罪,但是他每次被召见,心里总不免惴惴不安。他深知皇上是一个十分多疑、刚愎自用和脾气暴躁的人,很难侍候,真是像俗语说的“伴君如伴虎”。今天被皇上宠信,说不定哪一天会忽然变卦,被治罪。由于这个缘故,他近来已经得到皇上同意,让他辞去兵部尚书一职,举荐卢象升来代替,以便减轻他的责任,专心在内阁办事。行过常朝礼,他没敢抬起头来,望着皇上脚前的方砖地,等候皇上说话。

“先生起来。”崇祯说,声音很低。

杨嗣昌又叩了一个头,站了起来,垂着双手,等候皇上继续说话。崇祯轻轻地咳了一声,问:

“卢象升今夜一定能来?”

“一定可以赶到。”

“三大营^③如何分派?”

“一部分守城,一部分驻守东直门和朝阳门外。原来在德胜门外驻扎一部分,备援昌平。如今各处勤王兵马来,昌平无虞,这一部分人马也撤到朝阳门外。”

“城上的守备情形怎样?”

① 杨阁老——即兵部尚书杨嗣昌。“阁老”是明朝官场中对内阁辅臣的尊称。

② 南京——明朝自永乐十五年迁都北京后,南京改为留都,仍设中央各衙门和文武朝臣。

③ 三大营——明朝拱卫北京的军队总称三大营,包括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因系京城卫戍部队,所以又称“京营”。

“京营兵守城够用。红衣大炮昨天都已经运到城上，也派官员祭过。”

听杨嗣昌对答如流，崇祯频频点头，感到满意。他想询问议和的事，但是迟疑一下，改换了一个话题，说：

“如今虏骑入犯，国家兵源枯竭，不易应付。廷臣们泄泄沓沓，徒尚空言，不务实际，一到紧急时候，不能为君分忧，殊负朕意！如兵部主事^①沈迅，上疏奏陈边务，说什么‘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编入里甲^②，三丁抽一，朝夕训练，可得精兵数十万’，这岂不是以国事为儿戏？糊涂之至！”

杨嗣昌见皇上生气，委婉地说：“沈迅这意见确实糊涂。但他敢于冒昧上奏，一则是他知道陛下是尧舜之君，不罪言者；二则是他忧国心切，不暇细思。他所条陈的事项颇多，其中也不乏可采之处。”

崇祯沉吟片刻，点头说：“姑念他还有点忧国之心，朕不罪他。”说毕，把下巴一摆，几个宫女和太监又赶快退了出去。

“自朕登极以来，”他用低而沉重的声调说，“东虏已经四次入塞。凡为臣子，都应卧薪尝胆，誓复国仇。可是刚过两年，虏骑又长驱而入，蹂躏京畿。似此内乱未息，外患日急，如何是好？”

杨嗣昌跪下回答：“微臣身为本兵^③，不能克期荡平流贼，外征逆虏，实在罪该万死。目前局面，唯有对虏行款^④，方可专力剿贼。”

“朕本来有意召全国勤王之师与虏决战，可是流贼一日不平，国家就一日不能专力对外。目前之计，对虏总以持重为上策。如能议抚，抚亦未尝不可。卿与辽抚^⑤方一藻派周元忠往满洲传达朝廷愿抚之意，是否已有头绪？”

“臣今日接方一藻密书，言周元忠已经回来，满洲屡胜而骄，态度倨傲，且恐我朝廷意见不一，所以不肯就抚。”

崇祯心中猛一失望，但没有流露出来，略停片刻，又问：

“卿打算如何？”

“臣想此事关系国家安危，应当派周元忠再去一次，详谕朝廷愿抚之诚意。”

“是否会走漏消息？”

杨嗣昌是一个饱有经验的官僚，不敢像高起潜那样把实情全部隐瞒，他

① 主事——六品文官，是中央各部中的“处长”。

② 里甲——最基层的社会和政权组织，里等于保，里之下是甲。

③ 本兵——兵部尚书，明朝习惯称作本兵。

④ 行款——明清两朝的政治术语，就是议和。

⑤ 辽抚——辽东巡抚的简称。

决定说出一点实话，替自己留个退步：

“臣因周元忠是一盲人，平日往来辽东，卖卜为业，所以派他前去。原想着可以避免外人疑惑，可是不知怎的，今日京城里已经有了一些传言。”

“怎么会传出去了？”崇祯有点吃惊，同时也有点生气。

“虽然京城里有些传言，但真实情形，无人知晓。只要陛下圣衷独断，不令群臣阻挠大计……”

崇祯截住说：“不管怎样，应该力求机密，不使外廷知道才好。”

“臣一定加倍小心。”

“言官中有人在奏疏中提到：‘凡涉边事，邸报^①一概不许抄传，满城人皆以边事为讳。’为什么要禁止抄传？”

“恐怕有些与和议有关，有些是军事机密，不便外传。”

“凡涉机密的，不许抄传；若行间塘报，为何不许抄传？一概不许抄传，反使大家猜疑。”

“皇上所见极是。”

崇祯叹口气说：“如今虏兵已临城下，且京城中已有流言，看来款事只好慢点儿进行。”

稍停一下，他忽然忧虑地盯着杨嗣昌的脸孔，轻声问道：“卢象升可赞同议抚么？”

“臣尚未见到象升，不知他是否赞同。他明日前来陛见，陛下不妨当面问一问他的意见。如象升也主张行款，廷臣中纵然有人反对，力量也就小了。”

崇祯点点头。他感到外廷群臣在这个问题上对他无形的压力很大，并且担心连杨嗣昌也会对他的急于向满洲议和的苦衷不能够十分谅解，于是又说：

“朕原来也是不主张行款的。无奈年年打仗，又加上灾荒频仍，兵饷两缺，顾内不能顾外，只好对东虏暂时行款。俟内乱敕平，腾出手来，就可以对东虏大张挞伐。可惜外廷臣工^②，多不明朕之苦衷！”

“陛下宏谋远虑，自然非一般臣工所能明白。然如抚事告成，利在社稷，有目共见，今日哗然而议者彼时即哑口无言矣。”

“但愿能够如此才好。”

“昔时对俺答^③议款，反对者何尝不多？等到款事告成，俺答受封，贡马互

① 邸报——又称“邸抄”，古代手抄的官方报纸，明代用木刻版印刷，崇祯十一年改为活字印刷，以登载诏令、奏疏、塘报等为内容。

② 臣工——古人对群臣百官的习惯说法。

③ 俺答——蒙古族的一个重要领袖，晚年受明朝封为顺义王。

市^①,从此相安无事,朝廷得解除西北边患,并力用兵东胡,众人始知对俺答行款为得计。今日之事,与之仿佛。”

“卿言甚是。”

杨嗣昌的口才确实好,几句话说得崇祯十分满意,频频点头。其实同俺答议和的一段历史,崇祯并不是不清楚。这事情发生在六十年前,他的曾祖父隆庆皇帝治世的时候。那时候国家的底子还很雄厚,加上内有张居正和高拱等名臣在朝,外有许多名将镇守九边^②,大明帝国的力量比俺答强大得多,所以才能够取得较好的和议结果。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根本不能同六十多年前的历史相比。

“洪承畴同孙传庭全力追剿闯贼,”他又问,“近来甚为得手,是否能够一鼓荡平?”

“据洪承畴、孙传庭两臣所奏,李自成所纠合之各股流贼,有的击溃,有的歼灭,有的投降,所余无几。目前大军猛追不放,四面堵截,务期一鼓荡平。闯贼欲往河南,入湖广,奔四川,均不可能,不得不从商洛山中向北逃窜。洪承畴已在潼关南边布置重兵,设伏以待,想不日即有捷报到京。”

皇上苍白的脸孔上闪出一丝笑容,随即稍微提高声音说:

“先生请坐。”

杨嗣昌赶快叩头谢恩,然后起身,同时有两个太监闻声进来,在皇帝的斜对面替他放了一把较矮的檀木椅子。他刚坐下去,皇帝又叫“赐茶”,他又站起来躬身谢恩。

崇祯的精神振作起来,刚才的困倦都没有了。他从宫女手中接过来一杯热茶,喝了一口,用庄严而有信心的声调说:

“如能一鼓荡平,皆先生居中调度之功。”

杨嗣昌躬身说:“这是上托皇上威灵,下赖将士用命。微臣以弩钝之材,辜负皇上宠信之深,自任本兵以来,内而流贼迟迟未灭,外而虏骑入犯,直逼京师,致使陛下午夜忧勤,寝食不安,实在罪该万死。”

“卿的困难,朕甚明白,不用多说。”停一停,崇祯又说,“张献忠已经就抚,李自成是国家心腹大患,如能荡平,其他流贼自然容易歼灭,不足为虑。”

“陛下所见极是。李自成为死贼高迎祥旧部,在诸贼中最为强悍。目前只要将闯贼荡平,其余诸贼闻风丧胆,当可不战而降。”

① 贡马互市——俺答用马匹交换明朝货物,这种交换叫作互市。另外俺答每年也送给明朝廷一些马匹作为贡物。

② 九边——明朝从辽东到宁夏,设立九个边防军区,称为九边。

“张献忠受抚后,是否确有诚意?抚局是否可恃?”

杨嗣昌早已料到皇上迟早会问他这个问题,心中已有准备。他对张献忠的投降从开始就抱有怀疑,不像熊文灿^①那样天真。但是他的“四正六隅、网张十面”^②的计划,三个月消灭农民军的限期^③,都早已成为泡影,招抚就是目前唯一能使朝廷喘一口气的办法了。

“抚局可恃也不可恃,”他回答说,“在目前抚局对国家有利,暂时是可恃的。倘若趁此时戒饬将士,整顿甲仗^④,休息补充,常处于‘制敌而不制于敌’的地位,则抚局更为可恃。否则,是不可恃的。”

“卿言甚是。”

“以今日看来,张献忠纵然非真心就抚,国家十个月来已受益不浅,自从张献忠在谷城就抚之后,李自成失去呼应,差不多陷于孤军作战,而国家得以抽调更多兵力交给洪承畴、孙传庭调遣,专力对付闯贼。倘非张献忠谷城就抚,这几个月剿贼局面恐无如此胜利。”

崇祯满意地点点头,但又不放心地说:“就怕李自成会联络别的流贼,接应他逃出陕西^⑤。”

杨嗣昌回答说:“李自成之所以敢于向东奔窜,是因为他联络罗汝才到潼关接应。罗汝才曾联合各股流贼十余万,于上月间进到灵宝、阌乡一带,打算攻破潼关,迎接闯贼。但彼等乌合之众,同床异梦,一战即溃。如今逃到均州与房县山中,乞求就抚,今日决无其他流贼去接应闯贼,故闯贼之灭,指日可待。”

“倘若从此将流贼次第殄灭,实为国家之福。”

“所以目前陕西军事十分重要,与对东虏战事同为国家安危所系。”

“如陕西方面能将闯逆一鼓荡平,即着洪承畴、孙传庭率领大军星夜来京勤王,不得有误。前已两下急诏,申明此意。先生可代朕再拟一道谕旨,叫洪承

① 熊文灿——贵州永宁人,当时挂兵部尚书衔,总理南京、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湖北和湖南)军务,简称“总理”。

② 四正六隅、网张十面——以陕西、河南、湖广和江北为四个正面战线,即主要战场,叫作“四正”,由四位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个侧面战场,即辅助战场,叫作“六隅”,由六位巡抚“分防而协剿”。在这个大网里,总理和总督“随贼所向专征讨”。

③ 三月限期——从崇祯十年十二月到十一年二月。

④ 甲仗——泛指盔甲和兵器。

⑤ 陕西——明朝的陕西省包括今甘肃、宁夏全境和青海省的一部分,今西宁市亦在陕西省内。

畴等务必将闯逆一鼓荡平，不使一人漏网，致遗后患。倘有疏忽或作战不力，国法俱在，决不宽容！”

“领旨！”

近来每想到陕西方面的军事十分顺利，崇祯就急切地等待着最后捷报。他希望洪承畴和孙传庭能够阵斩李自成和刘宗敏，将他们的首级送来京城，当然最好是将他们生擒，献俘阙下^①，使京城的军民大大地振奋一下。此刻他又想起来这个问题，问道：

“你可叫他们最好将闯贼等生擒，献俘阙下？”

“臣数日前已将圣上此意檄告洪承畴、孙传庭了。”

“好，好，应该献俘阙下。”停了片刻，崇祯又低声吩咐，“至于对东虏议抚一事，总要万分机密，不可使外廷诸臣抓着一点把柄，阻挠大计。”

“如此大事，自然要特别机密，不过只要皇上断自宸衷，决心议抚，即令外廷知道，亦无人敢于反对。”

“不过朝廷上风气不正，那些乌鸦们^②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只要陛下圣衷独断，毅然而行，一二个言官不明事理，妄生议论，也不能阻挠大计。”

崇祯微微地苦笑一下，转了话题说：“卢象升今夜如能赶到京城，卿可告知他明早在平台^③单独召对。”

“遵旨。”

① 献俘阙下——“阙”是宫门。明朝献俘的地方是在午门。

② 乌鸦们——明末北京官场中骂谏官为乌鸦，意思是说他们的言论像乌鸦的不祥叫声。

③ 平台——紫禁城内建极殿（清朝改称保和殿）的右后门又称平台，是崇祯帝平日召见群臣的地方之一。

第二章



当杨嗣昌同皇帝在文华殿谈话时,从昌平往北京德胜门的大道上奔驰着一队骑兵,大约有一百多人。他们所骑的全是口外骏马。马蹄声在霜冻的、寂静的、夜色沉沉的旷野里像一阵凶猛的暴雨,时常从附近村庄里引起来汪汪犬吠。一些惊魂不定的守夜人躲在黑影中向大道上张望。

挂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衔,宣、大、山西总督卢象升,骑着他最心爱的骏马五明骥走在中间,心头上非常沉重。从五月间他的父亲在回宜兴原籍的路上病故以后,他曾经连上十疏,哀恳皇上准许他请假奔丧,在家乡守孝三年,然后再出来为皇帝“效犬马之劳”。但是崇祯皇帝心中明白:儒臣们在父母死后都喜欢拿庐墓三年的话妄自标榜,实际上没有一个大臣曾经那样做过。他认为卢象升请求回籍奔丧是真,庐墓三年也只是说说罢了。尚在平常时候,他会立刻批准,过一段时候如果需要他出来做事,就下诏叫他“夺情起复”,重新做官。然而目前国事艰难,军情紧急,崇祯不但没有准许他请假,反而调他做兵部尚书,加重了他的责任,另外派陈新甲接替他的总督职务。陈新甲尚在四川,因路远还没有赶来接任。清兵入塞,廷臣交章推荐,皇帝派人赐卢象升一把尚方剑,叫他星夜来京,总督天下援军。

卢象升是文进士出身,自幼脑瓜里灌满了儒家的孝道思想。在上月清兵入犯以前,他每次想到不能奔丧这件事就痛哭流涕。目前既然是清兵入犯,京师危急,他只好暂时放下奔丧的念头,带兵勤王。从阳和出发以后,他只让步